



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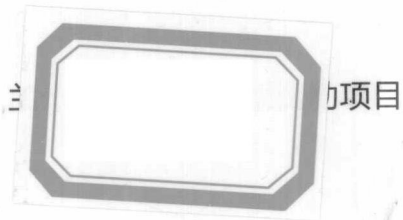
郭树芹 著



人民出版社

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

郭树芹 著



项目

三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汉萍
装帧设计:薛磊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郭树芹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敦煌西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7-01-010810-0

I. ①唐…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②中国医药学-文化-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②R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1191号

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

TANGDAI SHEYI WENXUE YU YIYAO WENHUA

郭树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5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0810-0 定价:39.5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涉医文学创作的缘起 /7

第一节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医学 /7

- 一 整体观 /8
- 二 天人合一观 /8
- 三 阴阳五行说 /12
- 四 气本论 /16
- 五 形神观 /19
- 六 经脉学说 /24

第二节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28

- 一 文道观 /28
- 二 言志说 /30
- 三 文气论 /36

第三节 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 38

- 一 医学与文学在发生学上的内在联系 /38
- 二 医学与文学相通的哲学理论基础 /55
- 三 医学与文学会通的历史文化渊源 /64

小结 /66

- 第二章 唐以前的涉医文学概况 /67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涉医文学 /67
 - 一 先秦时期的涉医文学概况 /67
 - 二 秦汉时期的涉医文学 /81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涉医文学 /86
 - 第三节 隋朝的涉医文学 /108
 - 小结 /113
- 第三章 唐代涉医文学的主要内容（上） /115
 - 第一节 唐代涉医文学总述 /115
 - 第二节 唐文中的涉医作品 /118
 - 第三节 唐五代词中的涉医作品 /123
 - 第四节 唐代笔记小说中的涉医作品 /125
 - 小结 /128
- 第四章 唐代涉医文学的主要内容（中） /129
 - 第一节 唐代涉医诗概述 /129
 - 第二节 唐代的药名诗 /133
 - 第三节 与药草采制使用有关的涉医诗 /137
 - 第四节 与饮食疗法有关的涉医诗 /145
 - 一 透疹下热之竹笋（筍） /149
 - 二 竞春图说桃李杏 /152
 - 三 滋润清肠话柿饼 /160
 - 四 石榴能杀寄生虫 /163
 - 五 诸葛行军称芡菁 /166
 - 六 止血通便数莴苣 /168
 - 七 薏苡蕨菜有妙用 /169
 - 八 椰子槟榔堪解暑 /173

第五节 与医疗技法、方剂、保健有关的涉医诗 /178	
小结 /185	
第五章 唐代涉医文学的主要内容（下） /186	
第一节 敦煌变文中的涉医作品 /186	
第二节 其他敦煌文学中的涉医作品 /190	
小结 /192	
第六章 唐代涉医作品所反映的思想与文化 /194	
第一节 唐代涉医作品中的医学思想 /194	
一 医相同功——悬壶济世利苍生 /205	
二 养生保健——不治已病治未病 /208	
三 精研医理——医道精通合天道 /212	
四 形与神俱——服食炼药益寿康 /214	
五 栽花种药——回归自然大自在 /218	
第二节 唐代涉医作品中的文化现象 /221	
一 药名中的文化信息 /221	
二 诗歌中的仙道人物 /224	
三 诗歌中的医药古迹 /228	
四 诗歌中的医药民俗 /231	
五 文士们的杏林情怀 /238	
第七章 唐代涉医文学创作的成因及影响 /241	
第一节 唐代涉医文学创作的成因 /241	
第二节 唐代涉医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248	
结语 /255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4	



绪 论

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医学与文学的产生均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中国古代文学，以语言为手段记载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生活，形象地反映了先祖们认识人类、自然、社会与自身的心路历程。中国古代医学，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医疗手段来预防、减轻、治疗生命体的疾病，以利于身心健康，从而不断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古代中国人民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具体实践。从医学与文学自身的学科特点来看，二者虽属不同的学科类型，一为自然学科，主治人类的生理疾病；一为人文学科，主理人类的精神家园，但都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身心健康息息相关，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健康体魄的人，也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这样才能提高生存的质量。同时，由于都植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医理与文理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在中医学理论中，人体生理系统的五脏（肝、肺、心、肾、脾）与精神系统的五德（仁、义、礼、智、信）是一一对应的，

五脏的健康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而五德与人格品质相关，与五脏健康亦密切相关。脏腑机能的强弱，能影响人的精神风貌；心灵道德的修养，也能影响人的健康状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理真正健康的人，身体一般都健康”。心身医学的日益受到重视及部分研究成果，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掌握其中的原理，可使人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健康与和谐，使每个人的心灵都呈现和谐状态，达到身心俱健。以此和谐之身，再去和谐家庭、和谐单位、和谐周围环境，乃至更多的人，这样不仅能提高个体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整个国民素质及生存质量均会得到提升。如果将医理与文理中的许多闪光点发掘并整理出来，普及于世，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形成共识，能够对今天的社会生活继续有所裨益。

中国古代医学与古代文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相交涉的部分，文人通医与医师晓文，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文学作品中渗透的医药内容与医药典籍中暗含的文学特性更是随处可见。自人类形成之日起，为了生存的需要，医疗活动已随之而产生；同时，最早的文学与人类的劳动生活亦密切相关。医药作为题材内容之一进入文学的视野，可以说由来已久。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许多疾病与药草名称；最早的神话集《山海经》中，记载的动、植、矿物药达 124 种，而且有“食之多力”、“食者不饥”、“可以释劳”、“食之宜子孙”等具体效用的描述。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如《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三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都不乏有关医药学知识、医学史料及医学思想的记载。此后，历代都有与医学有关的文学作品传世，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与文学的自觉，文学中涉及的医药民俗、文化现象，更为多见，更为丰富。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题材——涉医文学。

对于涉医文学，目前学界并没有明确定义，只在个别文章中这样使用。文中对它的定位是：与医学有关的文学，或在文学中直接、间接涉及医学知识与医学思想的文学作品。这是从比较广泛意义上说的。具体而言，既包括直接涉及医药学知识，如描写药草名称、描写疾病、医方医技、养生保健的

内容等，还包括间接涉医，如与医学有关的传说、典故、一些医师的逸闻佚事，及医药风俗等方面；也不限于中医学，还包括佛医学与道医学。但总体上来说，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联姻的结果，是文学题材的一种，还是属于文学范畴。

由文医双栖人士从事涉医文学创作，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景观。从文学自身来看，古代涉医文学是文学题材的拓展；从文化层面而言，它是医药文化与文学艺术的交叉，是文化的特殊部分。不少人曾涉足这一领域，有帝王将相，又有普通文士；有文苑秀士，也不乏杏林圣手：如皇甫谧、葛洪、陶弘景、谢灵运、梁武帝、梁简文帝，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高骈、樊绰，苏颂、苏轼、沈括、洪迈、陆游，王纶、焦竑，蒲松龄、梁章钜、刘鄂等，均是文医兼通的典范，都留下了他们抒写生命意识与杏林情怀的作品，为人们更广泛地了解古代思想文化、文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户。古代涉医作品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宝库，又为普及医学知识、传播民族文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古代圣哲运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1]的思维方式，在“天人合一”理念指导下，始终把握住生命的精神与形体两个系统进行自我性命升华与道德修养实践，以此探求生命奥秘与宇宙真理。而他们修身实践的成功经验及留下的蕴含真知灼见的经典著述，对整个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心身健康、道德修养，发挥了经久不衰的作用。

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有一段论述：“唐人学艺之精者，自诗文书画外，复有二事：曰音乐，曰医药。观其制度，盖皆以为专门之学，广置师弟以教之。教乐则有太乐署，……教医则有太医署。”^[2]可见医药在唐代的兴盛及唐人医学素养之深。翻开中国文化史，可以发现一大批文学、医药学的双栖人士存在。浩如烟海的历代医学典籍，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文士之手，如编撰《素问》的王冰，在唐宝应年间任太仆令；唐代孟诜，为武后时进士，曾任台州司马、同州刺史等职，他集民间验方、历代医家和自身所创

[1]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

[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正书局1985年版，第158—159页。

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
TANGDAI SHEYI WENXUE YU YIYAO WENHUA

秘验单方，编撰成我国第一本食物疗法专著《食疗本草》，又著有《补养方》、《必效方》等有影响的医学著作。唐代诗人王绩、王勃、杜甫、王维、白居易、刘禹锡、高骈、樊绰等均兼通医药。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尤其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古今各代的学界前辈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学界将文学与史学、艺术、园林、建筑等结合论较多，对医学与文学结合论及较少。出于好奇，也是由于对中医药感兴趣，笔者查阅了唐诗、唐文、唐代笔记小说、唐五代词及敦煌变文发现，仅从题目看，唐诗中的涉医作品数量最多，唐文次之，唐五代词、唐代笔记小说及敦煌变文中较少。若从内容上看，则唐代的诗词中与医药有关的作品更为丰富。

根据检索到的资料，诸多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中，虽有一些论文已涉及唐文学与医药之关系，但文章或从纯医学的角度探讨其病理和药理，如《从视力障碍的角度释白居易诗歌中眼疾描写的含义》；或单就某个作家作品进行论述，如《杜甫：热衷中药的诗人》、《杜诗与治病》、《杜甫的卖药生涯》、《试论杜甫疾病与杜诗风格形成之关系》，《卢照邻的病变与文变》、《显荫难遂病才子，新旧始更雅文风：卢照邻简论》，《绝路诗人求生的幻境：白居易咏病诗的艺术和艺术价值》；或就涉医文学中的某一类体裁加以评价，如《论宋人杂体诗》中提及药名诗的起源及宋人的药名诗创作，等等。但论文的数量、论述涉及的作家相对不是很多。

专门研究涉医文学的论文，有陈贻庭的《试论古代的涉医熟语》、《试论古代的涉医文学》、《咏药诗的源流和价值》等。《试论古代的涉医文学》，对涉医文学的概念、分类、特点、医学价值及其兴盛原因作了概述。《试论古代的涉医熟语》，“收集了古代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涉医熟语，对其内容和语义变化作简要的描述和分析，并藉此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某些中医文化现象”。《咏药诗的源流和价值》主要对咏药诗的发展进行追溯。

但总体而言，将涉医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一类，尤其对唐代涉医文学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似乎还不多见，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若对其深入开掘，可以丰富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宝库。

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联姻的结果。其特点主要有：第一，涉及面广，包容性强。涉医文学横跨两门学科。人的生命，包括精神心理与形体生理两大系统，这两个方面正是文学与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医学与文学几乎涵盖了人类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应，涉医文学所涉及的范围自然是非常广泛的，在内容上兼及医学与文学两门学科的特点，其产生发展与医学、文学的发展相一致，始终反映着医学与文学的发展阶段和形态特征。第二，材料繁富、庞杂、零散。由于它是边缘性学科，故较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对于涉医文学的材料整理工作，已经有学者爬梳耕耘，还需继续发掘、完善。

与医学和文学的发展阶段相应，涉医文学亦经历了萌芽于先秦两汉、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发展成熟于唐及宋元明清各代的过程。本书的写作截止唐代，主要论述唐代涉医文学，并简述唐以前各代涉医文学的发展情况，其因有二：一、由于涉医文学自身的特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工作繁重，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只好截取一段；二、涉医文学发展至唐代，已经成熟，后代只是在量上不断丰富和体式上不断完善而已，同时唐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故选取唐代这一段。对唐以前各代涉医文学发展情况作一简述，是为了理清其发展脉络。由此，便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基本框架。书中将对涉医文学的产生根源及唐代涉医文学进行探索，对医学与文学的共同点试作说明。

当然，对于中医学，毕竟非专业所长，只是将其置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从文学的角度去观照。文中所使用的基础材料，以唐和唐以前历代史书、古典经籍、诗文总集、诸子文学、人物传记、古代医籍为据，主要对唐文、唐诗、唐五代词、唐代笔记小说及敦煌俗文学中的涉医文学进行探讨，同时参酌近人的研究成果，着眼于内部的深层分析，从医药本身的发展、医药与文学联姻的历史、唐代涉医文学创作的缘起、所反映的思想及文化现象等方面作多角度的研析，从而对涉医文学在唐代的发展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为涉医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找到一个较准确的位置。

但是，由于学力有限，选题又是初次研究，加之时间有限，书中对涉医

文学的资料没有来得及作完全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涉医文学所反映的思想及理论阐述亦多是个人的一些想法，并不十分成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本书的撰写，权且作为这一选题的投石问路，希望能得到诸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获他山攻错之效，从而在今后的修订及研究工作中能够有的放矢。





第一章 涉医文学创作的缘起

第一节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医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1]作为古代哲学观的基石，“道”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医学。

就医学发展而言，从原始本能到经验医学的全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各民族都不乏掌握草药用法的人，也都有心灵手巧的外科医生。此后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各民族建立起了形形色色的传统医学，但流传至今未见衰亡、尚不能被西方近代医学所取代的，大概只有中国医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医学并非简单的经验医学，它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医生治疗疾病时可以根据理论分析处理从未见过的病症，这是经验医学难于做到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2页。

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医学发展成熟的最重要标志。《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医学理论性著作，其中所阐发的人与天地相应思想、脏腑经络学说、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说、形神观、气本论等内容，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后基本沿袭而未见有本质的改变。下文就《内经》中提到的几个范畴，结合中医基础理论，作一具体阐述。

一 整体观

古代哲学观总是立足于从宏观上、整体上认识宇宙间的一切隐显事物，探讨道、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道生万物，上、中、下为三才，天、地、人共得一道。道贯穿于天地人中。人既类于万物，又别于万物，人汇集了天地之精，人是天地宇宙的缩影，人与天地是不可分的。这种显隐共论、阴阳同观的整体认知方式，渗透在中医学中，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它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着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称之为整体观念。

二 天人合一观

古代哲学观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天与人是统一的。《易·乾卦·文言》曰：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

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生理想的境界。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1] 熊春锦校注：《道德经》，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8 页。

[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7 页。

知其性，则知天矣。”^[1]即说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亦是天道的体现，认识了自己的善性，便能认识天，要求通过尽心、养性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庸》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

《易·乾》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3]西汉董仲舒强调天与人以类相合，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北宋张载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4]

中医基础理论对天人合一观作了具体阐发。《黄帝内经》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即关于天的知识必须通过人体和人类活动得到验证，必须用来为人服务，人和天有共同规律。显然，它强调了天和人的同一性，把人的需要和对人的研究放在天人关系理论的中心地位。古代哲学观认为形而上者为气，形而下者为器。气是万物生化的根本，形而上的气决定着形而下的器。中医理论认为，天地和宇宙万物都是由流动着的气构成的，气分阴阳。由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先生天地，再生万物，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天地万物由气化生，人也是万物之一，所以人与天地有着同一的本源和属性，遵循着共同的物质运动规律。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一套天人相应理论。

天人相应即人与自然界相统一。首先，人与自然事物是统一的。一方面，人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素问·六节藏象论》说：

[1] （清）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77页。

[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2页。

[4]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4]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正蒙·乾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五气、五味是自然界直接供给人类生存的必需物质，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

另一方面，人体的生理过程随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而变化。如《内经》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自然界四季更替，人体生理活动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生长收藏的变化。如人体的脉象便是如此，《素问·脉要精微论》在描述人体的脉象变化时说：“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这充分体现了人体生理活动与季节相应的变化。又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指出四季不同方向的风气与不同的内脏之气相同相联，所以，季节不同会使相应的内脏生病。同时，《内经》还发现，地域环境不同会造成气候、水土、饮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使人的体质和所患疾病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医在诊断、治疗及养生中，都十分注意因地制宜的原则。

其次，人与自然规律是统一的。中医学认为天与人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在人体与自然界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这也从古代哲学思想中阴阳五行贯穿于万事万物的观念而来。《灵枢·通天》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认为阴阳五行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也是人与天统一的基础。《内经》运用取象比类和运数比类的方法，按照事物的功能、行为的相同或相似，将天、地、人三大类别的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木、火、土、金、水的五行框架中，借以阐述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生理和病理的复杂关系，以及人体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种复杂的联系和关系充分反映在《内经》的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中。

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各种脏腑组织，包括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通过五行的归类构成以五脏为主体的五个功能活动系统。五个系统之间并不是孤

立的，而是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进行着调节和控制，从而维持一定的相对稳定状态，构成了一个生命活动的整体。《素问·气交变大论》说：

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之理，气之常也。

五行的调节作用好像是一个权衡，高亢的能压下去，低衰的能举起来，有相胜也有相生，有胜气必有复气，通过权衡之气的自行调节，整个人体维持着相对的平衡。

以五脏为主体的功能活动系统，还与自然界的四时阴阳密切联系、与五气分别相应，并促进生物生长化收藏的生化过程，这就是《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的“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体五脏功能系统与自然界的四时阴阳消长变化相互通应，密切联系。如《素问·金匱真言论》说：“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这里的五方，概括了五时五气。入通，即相应联系。《素问·六节藏象论》也有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为至阴之类，通于土气（长夏）”的论述。这里既指出了五脏的阴阳属性，也明确了五行之气的盛衰消长规律，这就是四时五脏阴阳理论，它充分体现了自然规律与人体生命的相类、相通和统一。

《内经》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服从于统一的规律。正如《素问·血气形志》所说：“人之常数”，亦即“天之常数”。《素问·至真要大论》也说：“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也就是说，人体的生理活动规律与自然界的大纪是相符合的。于是，《灵枢·逆顺肥瘦》提出：“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举痛论》曰：“善言于天者，必有验于人。”即主张把探讨自然界和研究人体统一起来，有意识地根据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理解人体生理病理机制，并把这当作认识人体的一条重要的认识论原则。